

《说文解字》唐宋版本述略

□ 曹菁菁 古籍馆经典文化推广组

《说文解字》，简称《说文》，作者是东汉经学家、文字学家许慎。《说文》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、考究字源的字书。《说文》收录了 9353 个单字，1163 个重文，共计 10516 个字形。

许慎（58—147），字叔重，东汉汝南召陵（今河南鄢陵县）人。许慎的家世并不显赫，通过察举入仕，由于喜爱经学而师从贾逵研习儒家经典，曾撰《五经异议》。当时著名的经学家马融，赞赏他“五经无双许叔重”。许慎后来担任太尉南阁祭酒，始在东观校书，因而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典籍，为编著《说文解字》积累了很多材料。历经二十余年，《说文解字》终于成书。

《说文解字》既摹写规范字形，又讲解字形来源，同时标注字的读音和意义，开创了后世字典的体例，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字书。《说文》给汉字划分部首的标准是“以义归部”，即根据字义的来源为字分部首，由此而创造了部首排检法。《说文》第一次系统地探讨了汉字的造字方法，提出了“六书”的造字理论：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、假借。许慎的六书理论较为全面地概括了汉字的造字方法和用字方法。即便如今的学界，在造字方法的研究上也没有跳出许慎所构建的框架。由此可见，许慎对于汉字研究的造诣已经到达了非常高的水平。此外，《说文》在训诂学、音韵学等小学及古代文化研究方面也有重要的文献价值。

《说文解字》成书后，自东汉至唐代，以写本的形式传习不废。安史之乱后的大历年间，李阳冰曾对《说文》进行过改订，帮助了《说文》的保存和流布，李氏版本也流行至北宋初年。北宋初年，诏令徐铉修订《说文》，自此，徐铉的“大徐本”《说文解字》和其弟徐锴的《说文解字系传》（即“小徐本”）通行，成为至今所见的最早的《说文》完本。而唐朝的《说文解字》写本到如今已无法得见完帙，只有断篇残纸可供一览。

一、今存唐写本说略

（一）木部残卷

清代同治二年（1863），清代著名收藏家莫友芝得到了一部唐人写卷子本《说文解字》残卷。此卷为《说文解字·木部》的一部分，共六纸，一纸十八行，存九十四行，每行两篆，共计一百八十八字，其中六字漫漶。每个篆文分为三栏。第一栏为字头，第二栏为切音，第三栏为释义。因卷中残存文字中“恒”字避讳，故而莫友芝断此卷为唐穆宗时写本。此本经曾国藩、翁同龢、杨守敬、陈宝琛等收藏家递藏后，流入日本，现藏日本大阪杏雨书屋。其所书篆书的形体、释义说解、版式次序均与今传大小二徐本多有不同。其上有自宋而起的藏书印，南宋公藏“绍兴”印、俞松藏印，元代田衍、赵仁举藏印，明代李东阳、项子京藏印

等。木部残卷由莫友芝覆刻公布后,孙诒让曾撰文认定木部残卷为伪造之作。^①但是莫友芝、杨守敬等人都因其版式、纸张、内容而坚信木部残卷为真。现代学界周祖谟、何九盈等先生也对木部残卷的真伪从音韵学等角度做了学术探讨。^②目前,学界多数意见倾向于认定木部残卷为真。



图1 日本大阪杏雨书屋《说文解字·木部》残卷

(二) 部首残卷

无独有偶,杏雨书屋还另藏有一件唐写本《说文解字》残卷。此残卷见于日本杏雨书屋出版的《敦煌秘笈》(2009—2013年依次出版)。此书公布了馆藏775件敦煌写卷,其中第九册第32页编号羽674的写卷为《说文解字》残卷。此残卷录有《说文解字》部首第七之一行半,第八之十行、第九之四行半,共计92个部首。残卷有“木斋珍藏唐人秘笈”“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”等印,杏雨书屋定此卷为李盛铎旧藏,但学界有人怀疑此件的真伪。在杏雨书屋所藏两件唐写本的真伪之辩中,李阳冰唐写本的参考作用值得关注。李阳冰唐写本今

^①莫友芝撰文描述了其残卷的收藏由来,并对内容和版式进行了考证,认为是唐代写本。莫友芝:《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》,商务印书馆,1936年。孙诒让对木部残卷是否为唐写本表示质疑,见于其《书戴侗〈六书故〉后》,收于孙诒让编纂之《温州经籍志》卷七;又见于《讽籀余录》,收于雪克辑点《籀庠遗著辑存》,齐鲁书社,1987年,144页。

^②周祖谟:《唐本说文与说文旧音》,《问学集》,中华书局,1966年。何九盈:《唐写本〈说文·木部〉残帙的真伪问题》,《中国语文》2006年第5期,441—443页。

已不存,已知李氏对《说文》最大的改动有两方面:一是学李斯篆书改所有字头为悬针体篆书,二是以秦篆为基础改写部首的书写方法。根据考证,部首残卷中的部首书写方法,与李阳冰刊定的《说文》部首写法一致,然而此卷并非用悬针体书写。此叶到底是伪造,还是李阳冰刊定《说文》至大小徐本出现这一段时间中的一个独立的写本,尚无定论。^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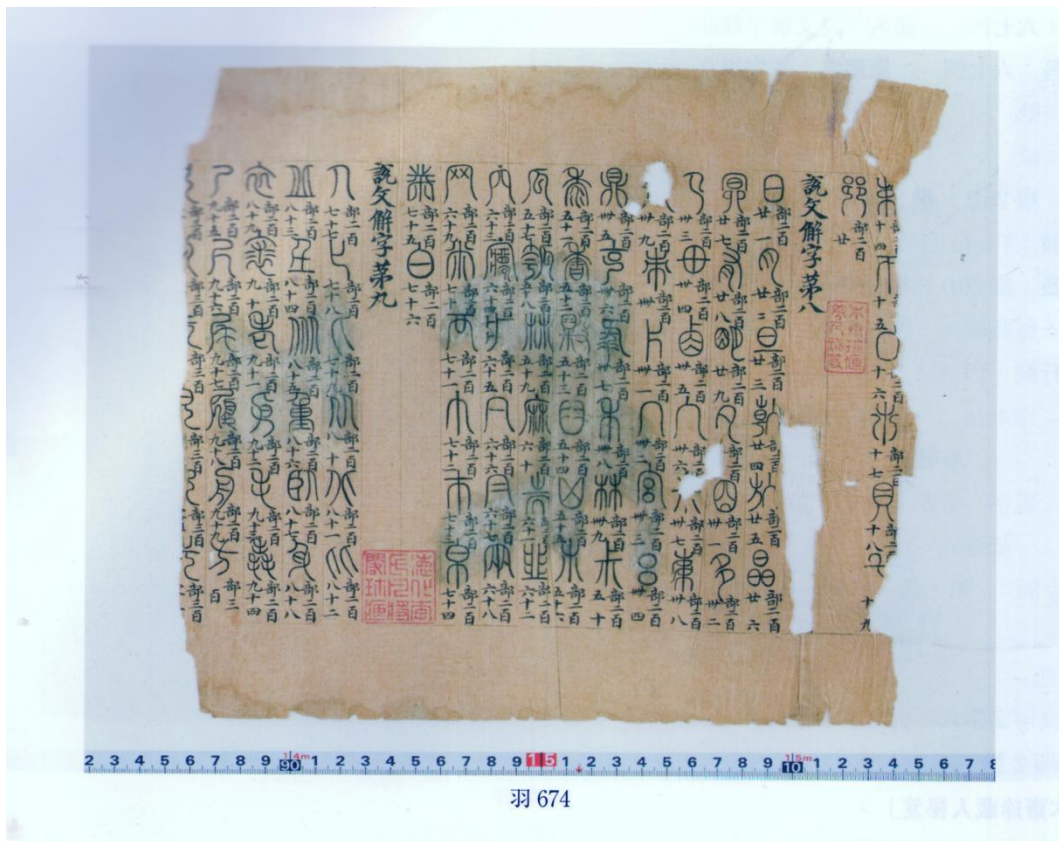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2 羽 674《说文解字》部首残卷

(三) 口部残卷

《说文解字》还有三件唐写本残卷也藏在日本,即西川宁藏口部残卷、平子尚藏口部残卷、篆隶字义断简残卷。口部残卷到底是日本写本还是唐写本尚有争议,然其内容及版式都与木部残卷相类。

西川宁藏本:六行,每行二篆,分两栏,存十二字。

平子尚藏本:残存二行,每行三篆,分三栏,共六篆。唯每行之末但存第三篆,其下楷体说解文字缺。

篆隶字义断简:见于《古典籍下见展观大入礼会目录》第九十二号,题名为“篆隶字义断简”,今不知所在。此卷残存二行,每行三篆,分三栏。每行之末只存第三篆,而无楷字之说解,其情形与平子尚藏本相同,有可能是同一件之分割。三件口部残卷都是以“手鉴”的形式装裱收藏的。“手鉴”是日本的一种书画收藏形式,往往割裂名家的手迹,将断片贴于衬纸之上制作成手册,用于书画鉴赏而用。手鉴始于室町时代,盛行于江户时代。^②

^① 尤澳、杨祖荣:《日本杏雨书屋藏〈说文解字〉写本残卷考辨》,《闽江学院学报》第42卷,2021年7月,30—38页。

^② 参见李宗焜:《唐写本说文解字辑存》,中西书局,2015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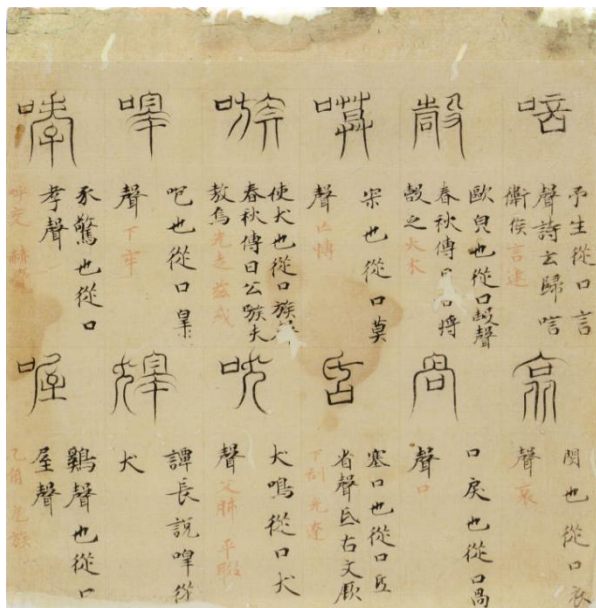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 西川宁藏口部残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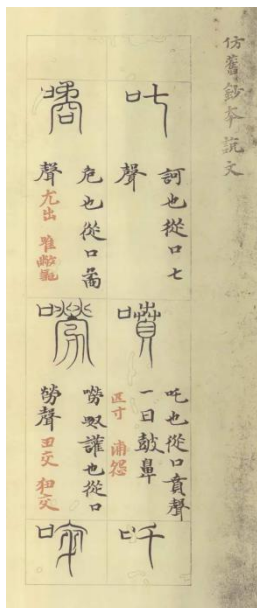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4 平子尚藏口部残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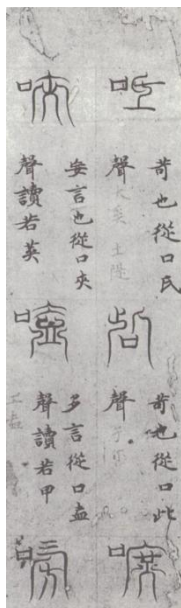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5 篆隶字义断简

二、大小徐本的出现及其早期刊刻

“大小徐”即五代南唐研究《说文解字》的著名学者——徐铉和徐锴兄弟。徐铉（916—991），字鼎臣，五代到北宋时期大臣、学者、书法家。徐锴（920—974），南唐文字训诂学家。字鼎臣，又字楚金。其父亲为江都少尹徐延休。徐氏兄弟年少有为，名震文坛。徐铉十岁能文，不妄游处，与韩熙载齐名，合称“韩徐”。徐锴幼聪颖，博学强识，善作文，精通文字学，仕于南唐，秘书省校书郎起家，累官内史舍人。宋军围金陵，徐锴忧惧而卒，年五十五岁。

（一）小徐本

唐代李阳冰曾刊定《说文解字》，变许慎本之十五卷为三十卷，并且修改篆书的书写，加入了自己对字义的新解。作为书法家，李阳冰是优秀的，但是作为小学家，李氏并不够资格。所以，其说多有荒谬之处。然而由于李阳冰是李白的族叔，又在唐代的书法界颇有令名，故而是其所刊定的《说文解字》成为流行的版本。渐渐地，许慎原书的样貌反而泯灭于世了。南唐徐锴对此很不认同，立志匡复许慎之说。他著有《说文解字系传》四十卷，世称“小徐本”。

《说文解字系传》（下称《系传》）大概成书于南唐保大十一年（953）前后，共有四十卷。其中《通释》三十卷，是全书的主要部分。虽然也将许慎原书的一卷分为上下两卷，但他尽量保留许慎的原文，并对许氏的原文进行引证，采用以古书证古书和以今语证古语两种方法，对《说文解字》中的古义、名物进行疏证、说明。同时，徐锴采用了同为秘书省校书郎的朱翱的反切。《通释》之后有《部叙》二卷，说明 540 部首的分部依据；《通论》三卷，发挥文字俗体的含义；《祛妄》一卷，驳斥李阳冰的谬误；《类聚》一卷，对同类名物的文字说明其类；《错综》一卷，说明古人造字的原因，补《通释》的不足；《疑义》一卷，说明《说

文》所缺之字以及不合小篆书体的字；《系述》一卷，说明各篇的写作旨趣，为本书分目的大纲。

《系传》成书后并未及时刊刻，只有抄本流传。最为著名的两种抄本：苏颂抄本、尤袤抄本。《系传》书后有苏颂熙宁二年（1069）跋，其中云：“司农南齐再看，旧阙二十五、三十共二卷，俟别求补写。”可知北宋时，其所能看到的《系传》是没有卷二十五、卷三十的。

《系传》卷末又有尤袤跋云：“余暇日整此三馆乱书，得南唐徐楚金《说文系传》，爱其博洽有根据，而一半断烂不可读。……乃从叶石林借得之。方传录未竟，而余有补外之命，遂令小子概于舟中补足。此本得于苏魏公家，而讹伪尚多，当是未经校理也。乾道癸巳十月二十四日尤袤题。”尤袤抄本大概补全了四十卷。

北宋《崇文总目》、郑樵《通志》都著录为三十八卷，盖以苏颂所见本的存卷为准。南宋时，《中兴馆阁书目》《直斋书录解題》《文献通考》《宋史·艺文志》等则著录四十卷，或以尤袤家抄本为准。从今本《系传》看，卷三十有徐锴注释，然是否《系传》旧貌则未可知；卷二十五则是取大徐本解说与反切补入，却仍题徐锴传释、朱翱反切。^①李致忠《宋版书叙录》中以《宋史·文苑传·徐铉传》的记载认定徐铉在雍熙三年（986）前就刊刻了《系传》。但其实考察《宋史》原文，徐铉所刊刻的当为徐锴的另外一本著作《说文解字通释五音》，即《说文解字韵谱》十卷本。^②

据闻，《系传》有北宋嘉祐刻本。《藏书纪事诗》卷六云：“又《读书敏求记》，季昞有校语云：《说文解字》三十卷，《系传》四十卷，福州陈氏带经堂藏有宋刻本。丙寅岁向星村秀才索观，则为其从兄携赴台阳学舍矣，怅惜久之。”《四部丛刊》中张元济跋宋槧残本《系传》曾提及徐锴本《说文》的宋刻本见于著录的有《带经堂书目》中的嘉祐刻本，然而清季之时流失。如果《带经堂书目》中所著录之宋本确实为嘉祐刊本，则弥足珍贵。但如今我们所能看见的《系传》宋刊本为南宋刊本，并非嘉祐刊本。这个传说中的嘉祐刊本是否属实，还需实物重见天日之时，方可得知。

（二）大徐本

徐锴虽然对《说文》的研究造诣很高，可惜早逝。南唐灭亡后，其兄长徐铉入仕北宋为官。徐铉在朝廷的授命下重新校订《说文》，这是北宋官修字书韵书之始。雍熙三年，徐铉校订《说文解字》而成三十卷，世称“大徐本”。

与小徐本的匡复许书原貌不同，大徐本则以订补许书为要。徐铉参考了弟弟徐锴的工作，但又有发挥。徐铉广泛求索《说文》版本，校雠异同，也以许慎原书十五卷为本，每卷分上下，析为三十卷。许慎原书为读若法注音，徐铉则采用了孙愐《唐韵》的反切为《说文》注音。同时，徐铉还增加了“新附字”。新附字补录了儒学经典中以及当时俗字中重要的字，这些字都是许慎原书所没有的，故而附在每一个部首之后，题为“新附字”，共计402字。徐铉《说文解字》于宋太宗雍熙三年献上，圣裁定稿之后便刊布于天下。今本《说文》后《雍熙三年中书门下牒》云：“书成上奏，克副朕心。宜遣雕镌，用广流布。自我朝之垂范，俾永世以作程。”“其书宜付史馆，仍令国子监雕为印版，依九经书例，许人纳纸墨价钱收赎，

^①董婧宸：《大徐本〈说文解字〉的流传与刊刻》，《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》第十二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20年，22—47页。

^②邵敏：《徐锴〈说文解字系传〉版本考》，《信阳师范学院学报》2007年第6期，92—95页。

兼委徐铉等点检书写雕造，无令差错，致误后人。”可见，大徐本作为官方定本，在雍熙年间即由国子监雕版印刷，颁行天下，是为北宋监本。由此，大徐本成为后世通行本的祖本。大徐本在北宋、南宋刊刻的版本很多，详见下节。

无论大徐本还是小徐本，都已经不是许慎原书的样貌。但是通过对大、小徐本的研究，比较其异同，我们对许慎原书或许能管窥一斑，这于书籍史、小学史来说，也是有意义的课题。

三、现存宋本《说文解字》述略

（一）宋刊残本“小徐本”《说文解字系传》

今藏国家图书馆。南宋中期浙江地区刻本，存十二卷，即卷一、三十至四十卷，卷一有缺，配明抄本。该书每半叶七行，行十四字，小字双行二十一至二十二字不等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版心上未镌大小字数，下镌刻工姓名，计有顾昌、顾祐、陈礼、许成之等人。此书后世流传中残缺。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七谓此本卷中慎字减笔，是孝宗以后刻本。此本明清两代赵宦光、黄丕烈、汪士钟、瞿氏等名家递藏。

南宋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卷八云：“徐楚金《说文系传》有通释、部叙、通论、祛妄、类聚、错综、疑义、系述等篇，吕太史谓：‘原本断烂，每行减去数字，故尤难读。若得精小学者以许氏《说文》参绎，恐犹可补也。’今浙东所刊，得于石林叶氏、苏魏公本也。”从版本源流上来看，王应麟所见“今浙东所刊”本也是由苏颂、叶梦得所传之本，即原缺卷二十五及三十、后又补全的本子。此南宋中期浙江地区刻本可能就是王应麟所见本。

（二）宋刊“小字本”大徐本《说文解字》

宋大徐本《说文》旧槧，半叶十行，标目页每行大字十六至十八字，正文页每行大字二十至二十二字，小字约三十字左右，版式狭凑，清人多称为“小字本”。书后有牒文，均出自北宋监本。其雕版地区盖为杭州地区，属于浙刻本。避讳至孝宗“慎”字。可辨别的宋代刻工集中在南宋中期宁宗时期，当为南宋浙刻本。根据版本比对，小字本在元代经过至少两次修版。第一次在大德五年（1301）前后，一次在至正年间。^①“小字本”完本四部，今述略如下：

1. 毛晋旧藏本

今藏国家图书馆，原为毛表、季振宜、额勒布、杨以增等人递藏。白口，左右双边。

2. 叶启勋、叶启发旧藏本

今藏湖南省图书馆。曾经钱听默、叶启勋、叶启发递藏。此本在清代前期的流传情况不详。

3. 王昶旧藏本

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库。白口，单黑鱼尾，左右双边。版心镌书名简称及目次，上计大小字数，下记刻工。刻工中有“吴佑”“李德英”“詹德润”等，可知为宋刻元修本。^②段玉裁在《汲古阁说文订》自序中说：“玉裁自侨居苏州，得见青浦王侍郎昶所藏宋刊本，既而元

^①参见董靖宸：《大徐本〈说文解字〉的流传与刊刻》，22—47页。

^②叶铸璇：《大徐〈说文〉汲古阁本与王昶所藏宋本版本异同考》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，2017年第6期，88—92页。此文对两个版本有比较，可资参考。

和周明经锡瓚尽出其珍藏：一曰宋刊本；一曰明叶石君所钞宋本，以上皆小字，每叶廿行，小字夹行则四十行。每小字一行约二十四五六字不等。”可见段玉裁著《说文订》曾参校此本。此本也曾为阮元收藏，后流入日本。民国间上海涵芬楼借出影印，编入《续古逸丛书》和《四部丛刊》中。

4. 黄姬水旧藏本

今藏国家图书馆。宋刻元修本，缺标目，正文十五卷全，半叶十行，行十六至十八字不等，小字双行约三十字左右，白口，左右双边，钤“黄氏志淳”印。此本无清人钤印，疑为清宫旧藏。

（三）清汲古阁重刊北宋本《说文》（“大字本”《说文》）

汲古阁毛晋在其所藏的宋小字本《说文》基础上，修改了版式，重刊出版。此书半叶七行，行约十六字，小字双行，行约二十三字。白口，单黑鱼尾，左右双边。版心偏上方简记其所属正文部分标题，相当于下鱼尾处刻各部内页数。关于此书来历，此书后附有毛扆题识：“先君购得《说文》真本，系北宋板。嫌其字小，以大字开雕，未竟而先君谢世。扆哀毁之余，益增痛焉。久欲继志而力有不逮。今桑榆之景为日无多，乃鬻田而刻成之，盖不忍堕先志也。”

比对版本，毛晋保留了宋本的版式，将字放大，故而行款有别于宋本。虽然其所标榜为“北宋本”，但实际其底本仍为南宋刊本。毛扆入清后在康熙前以毛晋初印本为底本又作了校定。这次的校定，采用了赵宦光、赵均父子的抄本。汲古阁大字本《说文》，源自宋本，又非宋本，但其在清代影响极大。清代重要的“说文学”著作主要都是以此本为底本的。

清代仿宋小字本《说文》翻刻的版本还有很多，诸如清代第一个依宋小字本行款翻刻的《说文》刊本——嘉庆十二年（1807）藤花榭本，清代中期以来流传最广、影响最大的大徐本《说文》版本——孙星衍刻平津馆仿宋刊本，目前通行本所遵从的版本——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广州番禺陈昌治刻本等等，此处均不再赘述。